丹佛

第三十个万圣节



刘宁生 1955年生于南京,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,后留学美国,从事IT工作,现定居科罗拉多州丹佛市。

前天收到电力公司邮件,庆祝三十周年供电服务,这才意识到住进曙光市“地平线城镇牧场”小区里的这座房屋已经整整三十年了。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赶上万圣节,那时候女儿上中学,不屑再装萌出去讨糖,守在自家门口发糖的任务便是她的。一晚上发了15磅糖果,忙得不亦乐乎。



早些年,小区里差不多每一家都在万圣节之前有所装扮。讲究的,前院草坪布置成一片墓地,紧密地排列十几二十个墓碑,跟真的一样。树上还吊着放大很多倍的针织绒黑蜘蛛。仿真骷髅也是必需的,一颗头颅,一身骨架,同比尺寸白天看着也瘆人。仿制的蜘蛛网面积大得可以遮住一面墙,仿佛此地荒废了几百年。门前走道上排列大大小小雕刻镂空的南瓜,里面点着蜡烛效果的灯。

夜幕降临,Trick or Trade(不给糖就捣蛋)便拉开帷幕。街道上一群群孩子在大人的呵护下,赶集似的。家里有小孩儿的,早就迫不及待地装扮好。女孩儿大多打扮成公主,公主的服饰各有千秋。男孩儿打扮成王子或绅士的不多,大多类似佐罗装扮的侠客、卓别林、马戏团小丑或电影里的超人,也有蒙上一个鬼脸的。行头大都是店里买的,也有不怕费事的自制。你别说,美国人过去还真把万圣节当一回事儿。

孩子们被大人领着出去要糖,家里总得有一位留守发糖。家里没孩子的反而会把发糖看得更重,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。许多人家房门或车库门都放心地敞开着,恭候讨糖的孩子们。最可爱的是两三岁幼童,刚刚学会走路。大人们礼貌地留在台阶下远远地关注,让孩子跌跌撞撞走近门前,奶声奶气地冲着门内说Trick or Trade。主人为了把仪式感烘托到极致,会放音乐表示欢迎,然后问孩子今天所扮的角色。孩子自然回答得脆生生利落,因为万圣节的服饰都是一两个月前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选的。主人随即表现出万分惊讶和赞叹,然后拿出一个装满各种糖果巧克力的小篮子,任由孩子挑选。孩子们在家都受过教育,如果主人让自己选,只可以拿一粒。可孩子毕竟是孩子,特别是两三岁的。被五颜六色的糖果弄花了眼,拿了一粒又想拿另一粒,小手忙不过来,结果还是只拿了一粒。转身前不忘说一声谢谢。远处站着的大人会有礼貌地冲着主人说万圣节快乐以示感谢。孩子们步履蹒跚地回到大人身边,继续向下一家进发。小区里这样挨家挨户转一圈,得一个多小时。讨糖用的南瓜篮子已经盛满了好几次,回到家都累得够呛,但非常兴奋,开始畅想来年万圣节。

但王小二过年,一年不如一年,不单是万圣节。

今天是住进这座房子的第三十个万圣节。一百多户人家的小区只有不足十户门前有万圣节的布置,亮着南瓜灯发糖。其中有人家放一篮子糖果在门口的灯下,附一张字条“自取时请考虑别人”。街上冷清得很,讨糖队伍零散,气氛远不如从前。此时,手机里跳出《纽约时报》一篇观点栏目的文章,标题是What America Is Living Without(美国现在缺失什么)。我脑子里自然地蹦出成语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”:The shoe is on the other foot。

诺森伯兰郡

去安尼克城堡骑飞天扫帚

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“只要轻轻一碰,光轮2000就会转向它要去的方向。”

在电影《哈利·波特与魔法石》中,麦格教授的第一堂飞行课,就是在英格兰诺森伯兰郡的安尼克城堡拍摄的,这里,也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主要取景地。为能上一堂魔法世界的飞行体验课,我和同学特意搭乘大巴,来到了这座风格苍凉又庄严的城堡。



安尼克城堡始建于1096年,历史上,为应对英格兰与苏格兰的长期敌对,珀西家族在约600年前将其改建为一个半圆形的堡垒,并增加了一对可供瞭望的八角形塔楼,来增进城堡的防御功能。19世纪重建的红色会客厅内,随处可见提香、卡纳莱托等艺术家的名画,以及各种珍贵的收藏品。为保护这些艺术品,珀西家族规定城堡的内部不能拍照。走在神秘暗黑的廊道,不需要魔法世界的滤镜,也能够感受到哥特式古堡蕴含着设计者神秘、哀婉、崇高的情感。

然而,只要一走出城堡,心情就会豁然开朗。城堡中央有个庭院,电影中,哈利和罗恩开着会飞的福特安格利亚汽车,手忙脚乱在低空盘旋及迫降的戏份,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而包围城堡的开阔区域,是一个3000公顷的巨大公园,由景观设计师兰斯洛特·布朗设计。《唐顿庄园》《变形金刚:最后的骑士》《龙与地下城:盗贼荣誉》等超过40部影视作品,都曾在这里拍摄,哈利第一次成功地骑扫帚起飞,马尔福出言欺凌纳威,并抢走他的“记忆球”等名场面,也曾在这里拍摄,而我们要上的30分钟“飞天扫帚体验课”,也同样被安排在这里。

作为影迷,我还记得,哈利的光轮2000飞天扫帚,把手采用桃花心木,把手顶端接近金色,这让哈利骑行起来带着“驭风者”的自由感,他的头发、身姿、外袍都在高空呈现流线型。而我们作为体验者,全程不会离开地面,很安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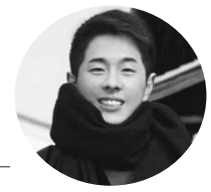
在城堡外面的大草坪上,由工作人员扮演的“巫师教授”认真教我们如何“假装自己在飞行”。首先,要单手持扫帚柄,将扫帚斜靠身侧,反复练习“Up!(起来!)”的指令,像召唤自己的马儿一样召唤飞天扫帚;继而,我们要学习单脚蹬地、身体微微腾空的标志性起飞动作;接着,每个人都要忍着笑,跨坐在扫帚中部,一面挺直腰背,一面快速跑动,还原电影里学生们骑着扫帚低空冲刺的飞行动作;接下去,我们还要蹬腿、偏身、绕桩跑动,模拟飞天扫帚在空中转向,最后急停,模拟飞天扫帚的“刹车”。

大草坪上足有三十个人同时在“练习飞行”,有十来对学员明显是家长带着小学生,扫帚的长度是一样的,而且是用麦秸扎起来的普通扫帚,缺乏电影里飞天扫帚的炫酷光泽,也缺乏真正的飞天扫帚像巨型毛笔一样的“尾巴”,这使得那些发胖的中年父母跨坐其上,多少有点滑稽。但令我感动的是,这些来自英国及世界各地的父母,为了与小儿女一同体验故事中的“立体魔法世界”,一招一式学得极其认真。

或许,骑坐在飞天扫帚上,假装悠然转向并低空绕行的时候,所有人都会回到第一次看《哈利·波特与魔法石》的那个下午。这部2001年底上映的电影,是很多人打开想象世界的开端。

阿尤恩城

三毛的邻居大叔



吴啸风 南京大学硕士,“95后”银行职员,斜杠青年,梦想是走遍世界。

今年8月我第一次去了摩洛哥,结束了在卡萨布兰卡的旅程后,又坐了1个半小时的国内航班,终于来到了我心心念念的阿尤恩城,那里是三毛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

阿尤恩城位于西撒哈拉,从飞机舷窗向下望,撒哈拉铺展成一片温柔又苍茫的沙海,无数新月形沙丘静卧在沙海之上,非洲大陆的干旱、贫瘠与苍凉,与多年前三毛看到的一模一样。从机场坐车去市内,途经阿尤恩码头,码头面对着蔚蓝的大西洋,无数吊机轰鸣,一派繁忙景象。当年三毛丈夫荷西供职的磷矿就在码头附近,所以三毛才把家安在了这个小镇上。不远处的沙漠中不时能见到当地游牧民族居住的帐篷,日落时分,我还幸运地看到了夕阳逐渐隐没进远方沙丘的壮观景象。



出租车穿过三毛书中曾出现过的邮局和博物馆,直接把我带到了镇上一排土黄色两层小楼前,其中一间屋子锈迹斑斑的铁门旁,有块写着门牌号码的石板,上面有人用马克笔歪歪扭扭地写着“三毛故居”。房屋很破旧,基本保持着当时的原样,据说现在还住着人,透过薄薄的窗帘我向内张望了两眼,什么也没看到。三毛是1973年与荷西结婚后居住在这里的,算起来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。

我之所以能这么顺利地找到这间老屋,多亏了三毛的邻居大叔,他在机场开了一家小店,店名就叫“三毛邻居大叔之店”,店里摆满了翻译成阿语和西语的三毛著作,老式电视机里循环播放着中年三毛回阿尤恩旧地重游时的影像,门口的招牌上用英文写着“你可以问我任何关于三毛的问题”。大叔看上去有60多岁了,身穿一袭白色长袍,头戴小花帽,满面憨厚的笑容,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他说三毛住在阿尤恩时,他还是一个懵懂少年,无事时总喜欢跟在三毛身边玩,三毛是他童年时见到的第一个黄皮肤女子。我说我中学时和三毛很像,数学成绩不行,所以有点自卑,加上性格内向,所以对她的文字很有共鸣。而且她是我读过的中文作家中走得最远的人,是她激起了我对远方的强烈向往与兴趣。大叔听了连连点头说,“三毛为了追随爱人,能从那么遥远的地方,来到我们这个西非小城,她的确是一个奇女子。她的个性天真、风趣、慷慨大方,好奇心强到几乎鲁莽,她的人生信条是:打破标签、活着就不怕失去……即使在2026年的今天,对我们的人生也有着借鉴意义。”说着他还拿出一条三毛曾经戴过的项链给我看,项链是用白色骆驼骨串成的,很有年代感,我第一次意识到,原来三毛和我外婆是同龄人。

为了表达谢意,我买了一本阿语版的《撒哈拉故事》,看到这陌生的文字,也在描述着我们曾经读过的美妙故事,不禁感到十分神奇。

大叔店里还有好几本厚厚的留言册,上面用中文写满了对三毛的深深感激与无限思念。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,因为三毛,相聚到这遥远的西非小镇,用文字跨越时空彼此对话,我十分感动、震撼。临别时,大叔握着我的手对我说,感谢三毛,让我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中国读者,我十分荣幸能够成为你们的桥梁与纽带。